

前几天气温骤降,忽然变得很冷。江边散步,寒风往脖子灌,居然看到一只黑天鹅,十分孤独地在江面漂游。当时十分吃惊,不敢相信自己眼睛,之后连续几天去江边寻找,想看看在不在。显然不在了,看不到它的踪影。黑天鹅去哪了,有点为它的命运担心。上网搜索,想看看有没有它的消息。还真的是有,有人也看到这只黑天鹅,不仅跟我一样好奇和担心,还把信息发布到网上。没交代黑天鹅的下落,也就是说,他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,不知道它又去了哪里。很可能不了了之,在浩瀚的长江,毫无伤害地抓到黑天鹅,应该不是件容易事。通过上网检索,终于知道不少黑天鹅知识。首先知道不是候鸟,它不会到什么时候,到什么时候去。中国的黑天鹅,基本上是在哪出生,便在哪养老。换句话说,看到的这只黑天鹅,绝不可能从原产地澳大利亚飞过来,它肯定是从附近公园逃出来的,是入了中国籍的本地移民后代。

我们能见到的黑天鹅,跟冬瓜西瓜一样,都是人工引进,都是外来物种。很多地方在饲养,它们的繁

## 黑天鹅去哪了

叶兆言

殖能力极强,专家给出的数据让人震惊,非人工圈养的黑天鹅,越狱成功逃逸者,经过一代代发展,遍布西藏之外的各个省份,保守数量已近7000只,而且还在指数级增长。因此,在江边看到黑天鹅,既用不着大惊小怪,也不必为它的安全操心。杞人何必忧天,如今的网络几乎万能,不上网不知道,一上网吓一跳。我们普通人还在欣赏它的美丽,还在担心落单的黑天鹅会去哪,专家却已开始担心,担心演变成一个潜在的“生态黑天鹅事件”。

黑天鹅与“黑天鹅事件”是两码事,后者是指难以预测的罕见风险。在专家眼里,人见人爱的黑天鹅,如果管控不当,极有可能从观赏物种,演变成新的生态风险,变成下一个“加拿大一枝黄花”,下一个巴西“红耳彩龟”。预防永远比补救更重要,在我国,加拿大一枝黄花是常见的恶性杂草,红耳彩龟则被列入《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》。

世事不可逆见,危言难免耸听,在我这外行看来,黑天鹅并不是什么坏事。专家担心它繁殖能力强,没有天敌,以水生植物为食,适应能力爆表,逃遁后在野外能活得很好。担心它会反客为主,与本土的雁鸭水鸟争夺食物和地盘,挤压“土著居民”的生存空间。更夸张的是,黑天鹅甚至还会用嘴攻击人类,有人在河里游泳,太接近它了,结果背部被啄伤。

在普通人印象中,天鹅是洁白的。第一只黑天鹅出现时,人们的认知被彻底颠覆。陈村老兄说的对,天鹅好看,无论黑白。根据百度介绍,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》中,黑天鹅属于“无危”状态,是“无生存危机的物种”,并不是什么国家保护动物。既然如此,就不用太担心,不用担心落单的黑天鹅能否活下去。也不用担心数量太多,起码在目前,它们仍然非常可爱,如果秦淮河里有几只黑天鹅在游弋,长江的江面上有一群在飞行,视觉上应该是很美好的。不用害怕它,有人在,这不会有问题。有句俗话,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癞蛤蟆吃不到天鹅肉,人要是想吃,并不难。

读过爱尔兰的短篇小说大师威廉·特雷弗那部精彩的短篇小说合集《被困住的人》,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。让我意外的是,特雷弗除了16部短篇小说集,还有29部长篇小说。如果是这样,那“爱尔兰的契诃夫”的美誉就太容易导致误解了,就好像特雷弗的长篇小说可以忽略不计。

正好手边有今年刚出的《阅读屠格涅夫》,收了威廉·特雷弗的两部小长篇:《阅读屠格涅夫》和《翁布里亚之家》,于是我就先读了前者。读完我就得出了结论,特雷弗在长篇小说上同样是大师级的——尽管我只看了其长篇小说的二十九分之一。在《阅读屠格涅夫》里,他所展现的精湛技艺、富有层次感的严谨结构,独特的视角与令人震惊的深度,不仅绝不输于其最好的短篇小说,还让人有别开天地之感。

这部作品写的是,玛丽·露易丝因只简单考虑了物质条件就嫁给了开布料店的埃尔默,结果夫妻关系有名无实,她还要忍受两位大姑姐的欺负。后来偶然重逢的表弟罗伯特,成了她唯一的心灵慰藉。体弱多病的罗伯特在郊外过着孤独封闭的生活,除了读几本屠格涅夫的小说,摆弄父亲遗留的那些士兵小人偶,在荒野里望风景和飞鸟之外,别无所好。等到他们刚确认相爱,罗伯特就突然病故。爱与死的刺激,让露易丝陷入严重自闭,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疗养院。在那里她读屠格涅夫小说,写日记,在想象中继续着恋情。多年以后,埃尔默接她出院,她提出死后要与表弟合葬,因为他们

## 生命在流动运行

赵松

彼此相爱。深爱与想象,让她独自度过了漫长而煎熬的后半生。精神病疗养院和日常世界,生成了此书的两条交错延伸的线索。而露易丝,这个“被困住的人”,无论在哪些线索中其实都只活在自己的那个爱的世界里。原本困住她的小镇、小农场和有名无实的婚姻以及精神病人疗养院,都无法打破她的那个世界。想象中的深爱,似乎已足以让她坚持活到整个外在世界的瓦解。

只是这样一场发生在那个难有故事的小地方的闪电般的爱情,特雷弗就写出了一部凄婉动人的杰作。他精准地抓住了一个关键点:即使在那些极其普通平凡的小人物的世界里,仍然潜伏着异常敏感、情如地火的灵魂,尽管它们早就被狭隘的生活环境所禁锢,却仍然保有令生命瞬间爆发的可能,需要的只是绝望中的某个触发的契机。露易丝和表弟就有着这样的灵魂,而这部小说里最为华彩的乐章,正是来自他们那既短暂又漫长的灵魂之爱。那个边缘世界闭塞而又荒芜,人们在精神上庸俗而又贫乏,可是,当露易丝与表弟的灵魂被爱点燃,随之而来的,就是一场永恒焰火般

的生命奇迹。正因如此,露易丝才会笃信汉娜嬷嬷那段智者之言:“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循规有序的,生命在所有地方流动运行,在时间中进进出出。当下几乎无形,未来也不存在。只有爱情,在一个人生命的点点滴滴之中,才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

一个海蓝色的梦 (布面油彩)

黄伟勤

“莼鲈之思”是个有名的典故,“莼鲈”不仅是吴人乡愁的寄托,也是张翰淡泊之志的写照,事实上张翰心中牵记的还有另一种美味——莼菜。《晋书》中记载,“翰因见秋风起,乃思吴中莼菜、莼羹、鲈鱼脍,曰:‘人生贵得适志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?’”张翰是苏州人。苏州有个古城门叫葑门,这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,其中的一种就是附近多水塘、盛产葑,而葑正是莼菜,也就是茭白。

### 莼与莼

戴蓉

苏州同里的退思园中有一处名为“菰雨生凉”的临水小轩,据说取的是彭玉麟题西湖三潭印月联句“凉风生菰叶,细雨落平波”之意。此轩背临荷池,

一般来说,赏秋的最佳时候是从处暑过后到霜降之前这一段。就像林语堂在他的《秋天的况味》中所说的,“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,是初秋,那时喧气初消,月正圆,蟹正肥,桂花皎洁,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,这是最值得赏乐的。”其实晚秋也有晚秋的好,此时各种叶子经过霜降之后都会呈现出油画般的色彩,红的红,黄的黄,绿的绿,层林尽染,五色斑斓,一点儿不比春花逊色,所以杜牧才会说“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秋天,因其美好而愈显其短暂,一场风雨,桂花就落满了地,一次寒潮,银杏叶就凋零了,所以一定要趁着大好秋光,出门去赏秋。所以进入秋天之后只要秋高气爽温度适宜,我很少蜗居在家中。一路追逐着秋光,拍美照配美图配文案发朋友圈,这已经成为我秋天经常做的事情。

## 赏秋正当时

玉玲珑

时光荏苒,算起来,进入上海市文联这个大家庭,加入上海翻译家协会,应该已经接近20年的时间了,在这里,我见到了非常多的同行和同好。在众多与翻译相关的协会中,用“翻译家”来命名的,上海翻译家协会是独此一家。当然,上海当得起。因为从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开始,上海就是翻译家——而且是作家声名更盛的翻译家的汇聚之地。鲁迅在上海主持的刊物,其中翻译文学占到相当比例,他本人也是一个大翻译家,把译介他国的文学视为新文学启蒙的重要途径。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傅雷在徐家汇的书房点起的灯火,他应该是在这里萌生了翻译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的念头吧。而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,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上海的巴金通晓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多种语言,翻译作品三百余万字,一向把翻译视作“学习”写作的好方式……

## 幸福的文艺家共同体

袁筱一

过,但是从此之后就和他们在一个共同体中了,甚至还有机会当面求教,那种幸福感,是难以描绘的。上海翻译家协会是一个温暖、谦和、散发着书卷气的共同体,上海市文联是上海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”城市精神的小缩影。因为大家的居住地都散落在大城市的不同地方,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,于是协会常年积累的几个品牌活动就成了大家难得一聚、坐而论道的典型场景。在市文联的指导下,到2025年,“金秋诗会”已经举办到了第34届,大家共同品味过“诗与歌的邂逅”,共同欣赏过“中国·异域想象”,共同致敬过任时代变化、始终都在的“大爱”,共同追随“新时代、新征程”。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举办的“上译杯”翻译竞赛也给了文学翻

译同道中人一年一次的相聚契机,上海翻译家协会有如一块磁铁,将新生的文学翻译的力量不断地吸引到能够辐射的半径之内。在文联,在协会内也经常会有青年沙龙、各种文学艺术的展览、博物馆开馆、学术会议等,都是大家不定期相聚的缘故。这是很有“上海气质”的相聚:咖啡的香气与书香交织在一起,文艺既是学问,也是生活气息的一部分。

在不经意间,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已经走过了75个春秋,文学艺术生产、传播的环境和所面对的使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文学翻译亦是如此。尤其是在受到人工智能极大冲击的今天,思想与语言的生产变得便捷却脆弱。唯其如此,上海市文联、上海翻译家协会才显得尤为珍贵。因为在这里,有语言和文学的鲜活碰撞与交融;也是在这里,我们终于能够体会到,这种共同体性质的归属感才是战胜高科技时代种种不安、惶恐和怀疑的制胜法宝。

### 十日谈

为艺术家们

拍摄肖像的过程中,我也耳濡目染了他们德艺双馨的风范。

责编:刘芳

##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

廖伟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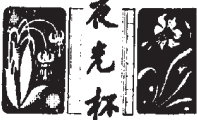
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名句曰“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。”我们耳熟能详,其实对我来说,我也最爱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。我尤其对残缺的雕像情有独钟,常常忍不住拍摄很多它们的照片。似乎因为残缺,它们揭示了原始宗教幻想里圆满的虚妄。应该不止我人这样想,有那么多人赞美断臂的维纳斯,而不是上千万完好的维纳斯,可见残缺永远提供遗憾的情感驱动力,再加上对空无所容纳的无数可能性的想象力。残缺的往往是稀少的,甚至是唯一的。记得十多年前环绕越南全境的旅行,三部相机留下了上千张的照片,但最后得以被选入我的代表作摄影集的,是我在旅游巴士上对路过的一座寺院惊鸿一瞥般拍下的半成品——照片本身也是半成品,不稳的构图,不凝固的轮廓,流逝的时间,如此种种都在念咏这句:“一切有办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”相对应还有一句:“虚空的虚空,一切都是虚空,一切都是捕风”,摄影本身就是捕风捉影,不是吗?在西方文明的源头——希腊废墟中有更多这样的感触。我一边拍,一边写下《那么多残破的苦难》这样的诗。

“我们配不上那么多残破的苦难吗?”我似乎听到游客们问。但就是如此,苦难有了重量,神话和诗具体化为那么多年代层层叠叠的雕塑残像,不再浮沉在爱琴海,被远山上的女神俯瞰,不再属于秘靛。

“一切都必须得忍受,因命运如此。”这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萨福的诗句,也是残章,她的诗也是因为几乎没有完整的存留而显得美,甚至更为新颖、现代。

在雅典考古博物馆,这一切比比皆是:那赶赴奥林匹克的跑者的腰肢被凭空消失;那拉庇泰的美少年被半人马永远钳制。还有那些哲学家——爱智者的头像、半胸像,他们也被囚禁在大理石方墩里只露出睿智的头。但更多的是断手的美少年美少女,他们在恋爱尚未开始就被凝固,永远不得拥抱彼此——但我们这些可怜的活人,即使没有断手断臂也不得拥抱彼此。

这是何等悠古的遗憾啊。我想起我去过两次卢浮宫,唯一一拍照的是一尊名不见经传的埃及女像,也是残破的。停转片刻,为了有人——不只是今天在卢浮宫的你我——要定睛看看她的寂寞。



夜光杯